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3 February 202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3年2月13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
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
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
第三十一次报告。该报告按照第2610(2021)号决议附件一(a)段的规定，向安全理
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
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所附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
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瓦妮莎·弗雷泽(签名)



2022 年 12 月 30 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 2610(2021)号决议附件一(a)段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第 2610(2021)号决议附件一(a)段，其中安全理事会要求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每六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报告，第一份最迟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提交。

因此，我根据第 2610(2021)号决议附件一向你转递监测组第三十一次全面报告。监测组在编写本报告时考虑了截至 2022 年 12 月 19 日收到的资料。监测组还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贾斯廷·赫斯维特(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2610(2021)号决议提交的第三十一次报告

摘要

在冲突地区及邻国，基地组织、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关联团体的威胁依然很大。这一威胁在其他地区仍相对较低，但这两个团体继续力图施加威胁。

近年来，非洲已成为恐怖主义所致危害发展最快最广的大陆。伊黎伊斯兰国三个最活跃的关联团体中有两个在非洲。伊黎伊斯兰国关联团体在非洲发展最快，其中若干个团体已将影响范围扩大至往往跨越国界。伊黎伊斯兰国继续致力于利用整片非洲大陆的区域和地方不满情绪进行鼓吹，宣传相关事件和袭击，借以提升其全球影响力。同样，基地组织在索马里最成功的关联团体青年党实力和影响力继续增长，成为基地组织最残暴的关联团体，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则得以扩大其在西非和萨赫勒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团体中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受到制裁的关联人员相对较少。制裁是减少不断演化的威胁、阻止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区域行动并限制恐怖主义分子获得资金的手段之一。非洲大陆上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所涉恐怖主义背景复杂，利用并加剧了原已存在的冲突。

本报告所述期间领导问题突出。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继续面临压力，头目减员，资源不断损耗。事实证明该团体很顽强，但士气低落。该团体目前通过其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外的附属团体壮大势力，除了在非洲，还在阿富汗通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侵略图谋加以壮大，而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与塔利班之间相互较劲，将继续对阿富汗和该地区的稳定产生破坏性影响。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大部分袭击均针对塔利班。伊黎伊斯兰国的一名新头目掌权仅 8 个月后被杀。头目的功能已几近图腾，集结分支机构为整个伊黎伊斯兰国效力。目前，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继续推出满足这一需要的头目，分支团体成员二话不说迅速宣誓效忠，但不认为头目会给与密切行动指导。

会员国的主流看法是，赛义夫·阿德尔目前是基地组织事实上的头领，暂时体现了连续性。但是，此人的头领地位不可公开宣布，原因是阿富汗塔利班不愿承认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死在喀布尔，基地组织对塔利班的这一担忧持谨慎态度，而且基地组织野心勃勃，直面伊黎伊斯兰国的挑战，想要统领全球恐怖运动，但赛义夫·阿德尔身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让人心生疑虑，给基地组织的这番野心带来负面影响。

目录

	页次
一. 威胁概况及其演变情况	5
二. 区域动态	6
A. 非洲	6
B. 伊拉克和黎凡特	11
C. 阿拉伯半岛	13
D. 欧洲	14
E. 亚洲	15
三. 影响的评估	17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17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18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19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	20
A. 旅行禁令	20
B. 资产冻结	20
C. 武器禁运	20
五. 建议	21
六.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22

一. 威胁概况及其演变情况

1. 基地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 又称达伊沙)(QDe.115)及关联团体和个人在冲突地区和邻近会员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很大。在非洲, 与这两个团体有关的暴力行为发生的地理范围和频率都有所增加。基地组织(QDe.004)、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及其关联团体的鼓吹活动越发老练和高产, 往往详细渲染各团体及其指挥人员之间的冲突, 反映出各种理念相互竞争、各团体之间争夺收入来源并着力鼓动和招募追随者。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 QDe.161)在阿富汗发动的行动旨在挑战区域安全并挑战塔利班作为国内和国际安全保障方的信誉。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均继续渴望将威胁扩散至冲突区以外。会员国对此感到关切, 担心暴力和不稳定在非洲进一步蔓延扎根, 并有可能从阿富汗外扩蔓延至邻国。
2. 若干个会员国对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作了区分, 认为前者注重获取一片由“哈里发国”控制的实实在在的领土, 后者则更侧重于意识形态理念, 因此从长远来看后者构成更大的威胁。正如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在以往报告中所指出(见 S/2022/547, 第 4 段), 伊黎伊斯兰国最活跃的两个网络在非洲。会员国指出, 萨赫勒地区的局势尤其令人担忧, 原因是暴力行为增加(特别是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 武装团体活动地区扩大, 而且当地情况复杂。恐怖主义团体趁地方争端之机招募作战人员并在脆弱社区站稳脚跟。
3. 这个区域原已存在的冲突被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加以利用, 与这两个团体有关的行为往往与这些冲突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这对有效落实 1267 制裁制度造成了困难。只要列名可带来助益, 监察组将与会员国开展接触, 协助把符合制裁制度指认标准的个人列入名单。
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会员国一直关注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的领导问题, 这既是这些团体韧性的标志, 也能说明意识形态和行动走向。11 月 30 日, 伊黎伊斯兰国宣布头领阿布·哈桑·哈希米·库拉希(据一些会员国报告, 此人又名 Sayf Baghdad 和 Abdal-Rahman al-Iraqi)在前一个月身亡。宣布之时此人身份未得到确认。伊黎伊斯兰国宣布新头领为阿布·侯赛因·侯塞尼·库雷希, 此人真实身份尚不明确。
5. 伊黎伊斯兰国团体内部头目减员已成常态, 从宣布阿布·哈桑死讯时的语气可见一斑。会员国注意到, 伊黎伊斯兰国各地关联团体和人员在仍未具体了解新头领阿布·侯赛因的身份以及此人作为头领的素质的情况下, 当即承诺效忠于他。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可被视为根正苗红、作战经验丰富的潜在头目人数之多, 足以在短期内经受住领导层持续减员带来的压力。会员国还注意到伊黎伊斯兰国核心人员士气下降。伊拉克和黎凡特外的关联团体期待伊黎伊斯兰国核心领导层保持连续性, 认为这一点很重要, 而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也确实保持着连续性。
6. 在基地组织方面, 最重要的事态发展是其头目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在 7 月 31 日的一次“动能打击”中身亡, 这一事件已得到美利坚

合众国方面的证实。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均没有正式承认此人死亡。扎瓦希里当时在喀布尔市中心一座据会员国报告属于哈卡尼网络(TAc.012)的建筑物内,这表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之间持续存在合作关系。他的死引发了关于接班以及关于此事如何影响基地组织所致威胁等方面的疑问。

7. 到目前为止尚未针对接班一事作出宣告,会员国也鲜少报告基地组织内部的猜测或竞争情况。在 11 月和 12 月的讨论中,许多会员国认为赛义夫·阿德尔¹已经作为基地组织无可争议的事实上的头目行事。对于为什么没有宣布他的领导地位,各方的评估各不相同。一些方面指出,扎瓦希里当时显然身在喀布尔,这令正在谋求统治合法性的塔利班感到尴尬,并指出基地组织不打算让这种尴尬局面雪上加霜,因而没有承认扎瓦希里之死。但大多数意见认为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赛义夫·阿德尔一直身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给基地组织带来了棘手的宗教信仰以及行动方面的问题。有一个会员国拒绝接受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存在基地组织任何关联人员或依附人员的说法、报告和评估。

二. 区域动态

A. 非洲

中部和南部非洲

8. 在莫桑比克,部署在德尔加杜角省的区域部队(S/2022/83,第 9 段)重创“先知的信徒”组织(未列名),扰乱了这个团体的领导层、指挥结构和据点。个别小分支发动的小规模袭击最初激增,主要是抢掠粮食,但冲突的轨迹后来发生了显著变化。区域会员国估计,“先知的信徒”组织麾下作战人员人数已从最初的 2 500 人减至 280 名成年男性作战人员。在过去六个月中,部署在该省的部队开展行动,击毙了 70 至 120 名作战人员和指挥人员。会员国注意到,残存的作战人员都久经沙场,依靠独立和完善的地方网络获取支持、技能和大量外国作战人员,能够战略性地行动并发动袭击。

9. “先知的信徒”组织作战人员加强了战略和战术协调,对德尔加杜角北部、中部和南部的平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安全避难所和战略采矿点发动攻击,迫使区域部队把战线拉得过长。会员国注意到,这些小分支袭击警察军械库获取武器,袭击村庄劫掠粮食,并经常实施斩首和大量暴力行为。叛乱分子还攻击了高价值的国际采矿与能源业务,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一些石墨和红宝石矿以及该国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虽然此类袭击在当地导致的死亡人数总体上在减少,但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并导致弱势人口大规模流离失所。

10. “先知的信徒”组织作战人员大举向南推进,叛乱分子在 Ancuab 县和 Chiure 县开辟了新的冲突战场,在南部远至楠普拉省发动攻击,同时在 Macomia、Nangade 和 Muidumbe 等北部县持续发动攻击。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处于袭击中心的是 Ancuab 县和 Macomia 县。仅 2022 年 6 月至 7 月期间,就有 161 046 人因

¹ 列名名称为穆罕默德·萨拉赫丁·阿布德·哈基姆·齐达内(QDi.001),又名赛义夫·阿德尔。

Ancuabe 县和 Chiure 县发生袭击而流离失所。在莫桑比克北部的 946 508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中，超过一半是儿童。

11. 2022 年 7 月 14 日，区域部队夺取了“先知的信徒”组织在 Macomia 的一个重要据点——Sheik Assane 基地(又名 Catupa 基地)，击毙其头目 Sheik Assane，此人是坦桑尼亚人。行动指挥人员 Bonomade Machude Omar 设法逃脱。这次突击查缴了记录财务、成员、通讯设备和武器的重要分类账册。共有 600 名人质在联合行动中获得解救。

12. “先知的信徒”组织由坦桑尼亚国民 Abu Yasir Hassan(未列名)率领，此人是该团体的精神领袖。会员国评估认为，该团体由多个半独立小分队构成，不遵守严格的等级指挥结构，因此可灵活调整按需应变。会员国注意到，Hassan 在一次车祸中受伤，但经治疗正在康复。该团体领导层与同东非和中非区域网络有关联的经验丰富的外国作战人员长期保持关系，使得久经沙场的叛乱分子更易融入他们的队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主要来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共和国，其次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和乌干达。

13. 区域会员国认为，无明确证据显示伊黎伊斯兰国向“先知的信徒”组织发布“指挥与控制命令”。伊黎伊斯兰国最近将“先知的信徒”组织称为单独的关联团体，即伊黎伊斯兰国莫桑比克分支。

14.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和乌干达部队针对民主同盟军(CDe.001)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将民主同盟军打散为多个小股，驱散至部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整个行动区。在战略基地遇袭之后，民主同盟军撤出了乌干达边境附近的据点，向西流窜，将冲突地区从乌干达边境扩大至伊图里省西部，袭击范围向西远至伊图里省曼巴萨县，向南远至北基伍省首府戈马。在“英勇行动”² 发动后四个月内，民主同盟军将其分布范围和影响范围从 2 820 平方公里扩大至 8 200 平方公里。

15. 民主同盟军还增加了对布滕博及其附近地区的袭击。民主同盟军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在北基伍省布滕博成功劫狱，释放了 800 名囚犯。会员国估计，虽然重新抓获了 112 名囚犯，另有 120 人拒绝加入民主同盟军，但大多数人被迫归顺。这是一次作战人员的大规模注入，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有可能成为民主同盟军内老练的作战人员。民主同盟军还于 9 月 6 日和 10 月 3 日在布滕博发动了两起爆炸案，分别针对国家情报机构和一家商业电影院。

16. 民主同盟军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在戈马发动了该团体第一次自杀式袭击。一名坦桑尼亚妇女在 Katindo 军营的一家酒吧引爆身上的炸弹背心，造成 6 人死亡，超过 12 人受伤。会员国评估认为，民主同盟军在戈马的一个网络接到 Meddie Nkalubo(未列名)(S/2022/83, 第 15 和 17 段)以及 Abu Akassi 的电话指示。Nkalubo 提供了如何操作炸弹背心和使用触发装置的说明。会员国评估认为，炸弹背心与 2021 年 12 月 25 日贝尼爆炸案中使用的装置具有相同的制作手法。区域会员国评估认为，Nkalubo 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和乌干达袭击事件的策划者。

²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部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针对民主同盟军采取的联合行动。

17. 据估计，民主同盟军麾下拥有 1 500 至 2 000 名成年男性作战人员，由塞卡·巴卢库(别名穆萨·巴卢库，CDi.036)率领。因巴卢库坚决效忠伊黎伊斯兰国，民主同盟军明显出现分裂(S/2022/83，第 13 段)。即便巴卢库已承诺效忠，该区域若干会员国仍否认民主同盟军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核心之间存在任何“指挥和控制”联系。

东非

18. 在索马里，政府已开始对青年圣战运动(青年党，SOe.001)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尽管针对青年党头目和作战人员的空袭让青年党遭受了一些损失，但会员国报告说，青年党一些最大规模的袭击是在最近发动的。在过去六个月中，青年党杀害了 500 多名平民、政府官员、士兵、执法人员和国际维和人员。青年党制造的杀伤力最大的袭击是在首都摩加迪沙教育部大院附近引爆了汽车炸弹，两起爆炸造成 121 人死亡，333 人受伤。青年党还几次围攻酒店，造成人员死亡。会员国注意到该团体多次越界入侵埃塞俄比亚，评估认为该团体继续在索马里和邻国扩大其领土推进。

19. 会员国估计青年党麾下有 7 000 至 12 000 名作战人员，能力方面没有减少。会员国评估认为，青年党通过对索马里经济方方面面收税(S/2022/83，第 20 段)，每年攫取 1 亿至 1.5 亿美元的收入，并将其中至少 25% 用于采购军用品。

20. 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在邦特兰有据点。然而，会员国指出，由于青年党持续发动袭击，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既没有能力控制大片地区，也不具备能力发动复杂的大规模袭击。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估计有 200 至 250 名作战人员，设有 Al-Karrar 办事处(S/2022/547，第 24 段)，此办事处由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埃米尔阿卜杜勒·卡迪尔·穆明领导，此人是青年党的前头目，于 2015 年 10 月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

21. 会员国评估认为，Al-Karrar 办事处充作财务中心，向关联机构输送资金。若干会员国指出，Al-Karrar 办事处正在为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提供财务便利，每月以加密货币方式输送价值为 25 000 美元的资金。会员国评估认为，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通过勒索航运业和非法课税，每月赚取 10 万美元。然而，会员国尚未提供确切资料说明流入 Al-Karrar 办事处的资金的确切来源。

西非

22. 在该区域恐怖团体抬头的背景下，会员国注意到，自从曾帮助遏制威胁的若干外国部队撤出马里以来，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局势出现恶化。尽管那些部队已不再完全适合应对盘根错节的冲突，但其撤离造成了兵力不足，恐怖主义团体趁机利用这一点提高其实效和机动能力，并扩大势力范围。³

23. 在马里中部以及布基纳法索北部和东部，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治理，“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QDe.159)正以中央当局的姿态站稳脚跟。一个会员国认为，

³ 监测组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未能走访萨赫勒国家，但希望 2023 年得以成行。

Abdelmalek Droukdel(QDi.232)(据报已死亡)的著述展示了该团体如何利用原已存在的敌对关系在族群内建立影响力。若干会员国指出,该团体利用了图阿雷格人和富拉尼人等弱势和代表性不足的族群的挫折感。结果是族裔出现了严重分化,助长了暴力,无形中让“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从中获利。若干会员国报告说,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非国家行为体或地方民兵的活动加剧了族群间紧张关系,“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或大撒哈拉伊斯兰国(QDe.163)得以趁机招募作战人员。

24. 在马里南部和中部,“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一个关联团体马西纳解放阵线(未列名)特别活跃,其头领阿马杜·库法(QDi.425)正在富拉尼人社区推行激进化战略。若干会员国报告说,该团体正在向与毛里塔尼亚接壤的边界和巴马科西北部派出骨干,开展行动控制交通路线并收税。

25. 莫普提和塞古附近针对平民的暴力事件有所减少,富拉尼族和多贡族在马西纳解放阵线的主持下达成了协议,协议内包括招募条款。然而,马西纳解放阵线的暴力行动已向东蔓延至与布基纳法索接壤的锡卡索。

26. 因此,“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及其关联团体正在自农村地区加大压力,孤立城市,迫使当局开展谈判。然而,若干会员国指出,夺取主要城镇将使“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付出代价,因为该团体目前着力针对的是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27. 会员国还注意到布基纳法索北部和东部的暴力事件急剧增加。“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及其关联团体试图控制该地南北交通轴心,尤其借力于在该国东部势力强大的伊斯兰辅士组织(未列名)。通往多哥和贝宁并穿越尼亚尼亚省和法达恩古尔马省的N18公路尤其成为袭击目标。

28.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由于指挥结构内部减员和随后发生内讧,2021年期间行动有所放缓,但自2022年任命新头领阿布·萨赫拉维(未列名)以来,在若干会员国实施的暴力活动急剧增加。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声称针对“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行动取得了成功,2022年9月对Telatai镇的袭击就是明证。这一点被伊黎伊斯兰国的中央宣传部门(al-Furqan)加以利用。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正在将攻击范围扩大到加奥和尼日尔河西岸,并朝布基纳法索北部推进。该团体利用富拉尼族对达乌萨克族的愤懑和两族之间的分歧,在富拉尼族内部招募到了更多人员。一会员国指出该团体的能力和韧性有了提升。

29. 由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不断扩张并煽动族群间紧张关系,因此该团体必须对付萨赫勒国家的安全部队、作战人员集中在马里东部的“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以及图阿雷格民兵,如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和拯救阿扎瓦德运动,据一会员国称,这些民兵面对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袭击别无选择,只能奋起抵抗。

30. 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正在迅速向南蔓延至多哥和贝宁,“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及其关联团体目前正在这两国发动袭击,并可能打算故技重施,趁势利用族群间紧张关系。据若干会员国称,加纳受这些暴力事件影响较小,可能成为“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下一个目标。

31.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都通过征收天课等税项来筹集资金，用于招募作战人员。他们还利用了安全部队的弱点，得以在袭击军营时夺取武器。

北非

32.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利比亚(利比亚伊斯兰国，QDe.165)在利比亚南部的据点此前遭到了袭击，其战地指挥要员在袭击中丧生，因此该团体目前继续面临困难。为此，该团体重新部署至南部的几个城市，包括费赞、塞卜哈、奥巴里、穆尔祖格、乌姆艾拉尼卜、盖特龙、古瓦和富盖哈，以及 Akakus 和 Jabal al-Aswad 等山区。

33. 利比亚伊斯兰国依然顽强，利用南部的地方政治危机和经济衰退，同时与参与走私和非法贸易的部落分子保持合作，吸引了新的作战人员。⁴ 该团体通过在利比亚南部走私武器、在非法贸易路线上收税和绑架勒索筹资，此外，还通过其支持者在萨赫勒城镇特别是在利比亚西部经营的中小企业筹资。

34. 利比亚伊斯兰国由 Abdulsalam Darkullah(未列名)领导。他最近改变了该团体在利比亚南部的部署战略，将作战人员分为 6 个大组，每组 30 至 40 人。该团体也使用来自加纳、肯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和苏丹的外国作战人员。

35. 一会员国表示，2016 年组建的“撒哈拉军”团体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该团体由 Abdulaziz Mahwaz Al-Jamal 领导，目标是在利比亚建立一个“哈里发国”，麾下约有 1 400 名作战人员，包括持有迫击炮、便携式榴弹发射器和小武器的潜伏小组。这种潜在的关联可能表明利比亚伊斯兰国的实力比先前估计的要更强。

36. 在利比亚的基地组织利用奥巴里市作为联络萨赫勒地区其他活跃的恐怖主义组织(包括“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枢纽。基地组织密锣紧鼓将作战人员从尼日尔转移至利比亚，安置在奥巴里镇附近，由 Faknan Targhi(安全负责人)接待，并由 Hasan Awshi(别名 Abu Talhah al-Targhi)和 Muhammad Sidi Umar 安排至招待所，三人均未列名。

37. 在利比亚南部，基地组织依靠与当地部落通婚并融入当地部落这一战略来维持合法性。扩张计划的重点是萨赫勒-撒哈拉国家，特别是马里北部，以及奥巴里和加特等有当地巢穴为后勤提供便利、从而对基地组织活动至关重要的城市。

38. 埃及在西奈地区施加的反恐压力削弱了“耶路撒冷支持者”组织在当地的力量。然而尽管如此，该团体仍然活跃而顽强，专门以当地社区和埃及安全部队为目标。会员国估计该团体麾下约有 1 000 名作战人员，该团体主要着眼于北部，最近焦点从东北部转移到西北部，可能是因为人员问题。一会员国指出，西部区域有着通往南部西奈山的脱险路线。“耶路撒冷支持者”组织的能力减弱要归功于埃及在西奈半岛的公共投资和基础设施方案。一些会员国指出，“耶路撒冷支

⁴ 来自利比亚南部以及阿尔及利亚、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苏丹、突尼斯，以及来自活跃在利比亚南部的乍得和苏丹反对派团体的雇佣兵。

持者”组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能力有所提高，例如 8 月份在 Jalbanat 村发动恐怖袭击、7 月份以埃及第 26 旅为目标发动袭击。

39. 在摩洛哥，恐怖主义威胁依然存在。挫败了几起使用爆炸物、火器或刀具袭击安全服务设施的恐怖主义阴谋。恐怖主义基层组织在网上秘密活动，成为日益令人关切的问题，在最近的抓捕行动中找到了行动策划的证据。在北非其他地区，与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团体仍然受限，部分原因是受到反恐压力，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还因为一些作战人员流窜到了萨赫勒。

B. 伊拉克和黎凡特

40.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继续遭受领导层重大损失，于 11 月 30 日宣布伊黎伊斯兰国头领阿布·哈桑·哈希米·库拉什去世，阿布·侯赛因·侯赛因尼·库拉什继任新头领。前者于 2022 年 10 月 15 日至 17 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南部德拉省贾西姆的行动中身亡。

41. 一些会员国指认前头领曾使用别名“Abdal-Rahman al-Iraqi”和“Sayf Baghdad”；据报，这些别名背后的身份是 Nur al-Din Abdul'ilah Mutni(伊拉克人，未列名)。知道他的地位和身份的仅限于一个小圈子，据报他并无副手。新宣布的头领身份仍然不明。一会员国将他描述为伊黎伊斯兰国一名伊拉克籍的老手，他可能会继续沿用前任的战略。

42. 叙利亚的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分支也遭遇挫折，由于美国发动的行动，头目 Maher al-Agal 于 7 月份在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身亡，其副手之一 Abu-Hashum al-Umawi 于 10 月在叙利亚北部身亡。伊黎伊斯兰国其他几名头目或帮凶被击毙或抓获，包括遭到土耳其逮捕。一会员国表示，朱马·阿瓦德·易卜拉欣·巴德里(未列名)也与巴沙尔·哈塔卜·加扎尔·苏迈达伊(未列名)一起被拘，或在后者被捕不久被拘留，排除了伊黎伊斯兰国前头领是两人之一的可能性。

43. 虽然头目减员削弱了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力量，但会员国认为该团体仍然具有很强韧性。伊黎伊斯兰国估计有 5 000 至 7 000 名成员和支持者散布于两国，其中约一半是战斗人员。

44.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黎伊斯兰国正试图将其头目从反恐压力增大的地区转移出去，把由 15 至 30 人组成的小分队分散至全国各地，包括南部，特别是德拉，同时在幼发拉底河以西保留藏身巢穴。该团体继续采取游击战术，针对叙利亚政府军、叙利亚民主力量和平民发动不对称攻击，行动集中在代尔祖尔省和霍姆斯省，并延伸到哈马、哈塞克和拉卡。中部(巴迪亚)沙漠对伊黎伊斯兰国的训练和重新集结仍然具有战略意义。

45. 一会员国提到伊黎伊斯兰国与协助网络之间的联系，这些网络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北部有联络，并在邻国开展活动。这些网络提供后勤支援和招待所服务等，换取付款。招待所按照伊黎伊斯兰国成员的原籍国分为不同类别，通常由妇女打理，她们往往不知道住客的身份。

46. 在伊德利卜,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也称黎凡特解放组织, QDe.137)仍然是最主要的基地组织关联团体,麾下拥有 7 000 至 10 000 名作战人员,其中包括约 1 000 名外国作战人员。黎凡特解放组织继续立足当地,并力图将力量扩张到伊德利卜以外,其 10 月份向阿夫林的扩张就是明证。该团体实施任意逮捕和酷刑,推行严酷的治理制度。尽管该团体试图展现出与基地组织撇清关系的样子,但一些头目却颂扬扎瓦希里。其收入主要来自受控领土,除课税、勒索、在线捐款和社区筹款活动等之外,还从对公共服务的垄断以及商品交易中赚取收益。该团体通过幌子公司 Watad Petroleum(见 S/2021/68, 第 16 段)及其子公司进行燃料和能源交易,这方面每月收入估计约为 150 万美元。

47. 统一圣战营(QDe.168)仍然是在黎凡特解放组织保护伞下行动的能力最强的中亚恐怖主义团体,麾下人数增加到约 800 人。据报道,黎凡特解放组织认为 2022 年 3 月统一圣战营被列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会产生负面影响,因而将统一圣战营改名为 Liwa Abu Ubayda。

48. 若干会员国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又名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QDe.088),在伊德利卜与黎凡特解放组织密切合作。一会员国报告说,这两个团体开展了关于无人驾驶飞行器和其他武器的联合训练。据该会员国称,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 10 月份派遣了数十人加入黎凡特解放组织在阿勒颇打击叙利亚国民军的战斗,并夺取了阿夫林地区。该团体采购了大量武器,加强了军事训练。一会员国报告说,该团体培训了超过 500 名未成年人,向他们灌输“武装解放东突厥斯坦”的思想。其中有 200 人已正式转入战斗序列,并参加了前线武装巡逻任务。该团体积极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招募中国籍人员。

49. 基地组织另一个主要分支宗教捍卫军(未列名)由 Samir Hijazi(别名 Abu Hammam al-Shami、Faruq al-Suri、Abu Hammam al-Askari, 未列名)领导,⁵一直在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南部和拉塔基亚北部等地保持低调行事。据报其领导层没有重大变动。一些会员国估计该团体麾下有 1 500 至 2 000 名⁶作战人员,另一些会员国则估计该团体有 300 至 500 名现役作战人员。黎凡特解放组织对宗教捍卫军造成的持续压力妨碍了后者的作战能力,据报迫使后者从伊德利卜向更北、更靠近土耳其的地区转移。宗教捍卫军仍然渴望攻击西方,但在获得资金方面面临困难。一会员国表示,宗教捍卫军接受赛义夫·阿德尔的直接指示。

50. 在伊拉克,伊黎伊斯兰国的叛乱活动仍然奏效。尽管伊拉克的反恐行动在今年已击毙约 150 名伊黎伊斯兰国特工,但伊黎伊斯兰国仍保存了发动袭击的能力。该团体在农村山区开展行动,利用漏洞百出的伊拉克-叙利亚边境渔利。

5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袭击伊拉克的频率略有下降。一些会员国表示,伊黎伊斯兰国在其伊拉克头目 Abdallah Makki Muslih al-Rafi'i(别名 Abu

⁵ Samir Hijazi 据信是赛义夫·阿德尔(QDi.001)的女婿(见 S/2021/68, 第 17 段)。

⁶ 一会员国指出,半数作战人员来自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摩洛哥、突尼斯和中亚国家。

Khadija, 未列名)的指示下, 试图故意降低能见度、重整旗鼓并从损失中恢复过来。伊黎伊斯兰国保持了躲避伊拉克部队袭击的机动能力。

52. 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活动集中在两个区域, 一个是在安巴尔省、尼尼微省和摩苏尔省的“后勤战区”, 另一个是包括基尔库克省、迪亚拉省、萨拉赫丁省和北巴格达的“作战区”。12月18日在基尔库克发生了一起引人瞩目的袭击事件, 造成10多人伤亡。伊黎伊斯兰国在这些地区的袭击突出表明, 伊拉克部队和佩什梅加部队继续加强合作很有必要。该团体继续以伊拉克安全部队、社区领袖和平民为目标, 主要通过武装袭击和引爆简易爆炸装置来实现。

53. 伊黎伊斯兰国尽管目前遇到挫折, 但在核心冲突区死灰复燃的风险依然存在。邻国也容易遭受由伊黎伊斯兰国指挥或煽动的袭击。一会员国报告说, 10月26日, 一名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作战人员袭击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设拉子“光明王之墓”圣地, 打死15人, 包括3名儿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其周刊上声称对此事件负责。

54. 伊黎伊斯兰国的活动范围仍有可能扩大到邻近地区以外, 因此必须继续进行国际协调, 予以打击, 特别是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北部。

C. 阿拉伯半岛

55.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基地组织, QDe.129)在哈立德·巴塔菲(未列名)的领导下在也门活动, 由于遭受持续的反恐压力和内讧, 该团体目前不断受到挫折。该团体继续利用有利环境重整旗鼓并扩大在当地的行动, 攻击联军和外国部队。尽管遇到挫折, 半岛基地组织仍然给地方和区域造成威胁, 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到国外。

56. 半岛基地组织主要在哈德拉毛省、夏卜瓦省、马里卜省、贝达省和阿比扬省有据点, 并在马哈拉、哈德拉毛海岸、亚丁和拉赫季设有潜伏小组。由于半岛基地组织融入了某些当地部落, 因此难以评估其确切规模, 但估计兵力从一两千到2500至3000名作战人员不等。一会员国称巴塔菲领导无方, 无法为半岛基地组织提供适当的财务和后勤资源。头目骨干包括 Ibrahim Mohamed al-Banna(负责安全)、Ibrahim Ahmed al-Qosi(负责伊斯兰教法)和 Sa'ad bin Atef al-Awlaki(负责行动), 均未列名。

57. 半岛基地组织增加了对南部省份夏卜瓦和阿比扬的袭击, 主要是为了报复8月份开始的“东方之箭”行动。这可能说明半岛基地组织倾向于在压力下加大力度, 而不是改变战略。一会员国表示, 这些袭击凸显了半岛基地组织构成的威胁及其在南部省份的进犯野心。半岛基地组织的媒体报道了该团体的袭击事件, 这些媒体继续煽动在海湾地区和西方发动孤狼式袭击。会员国认为半岛基地组织的媒体宣传品是煽动激进化的一大工具。

58. 为了减少渗透, 半岛基地组织越来越依赖权力下放结构, 允许每个小巢穴独立运作, 并通过负责安全的特定人员相互联系。半岛基地组织与青年党和一个关联人员网络合谋走私武器。一些会员国注意到有作战人员从索马里前往也门, 也可能从也门返回索马里, 但目的未明。一会员国提到, 胡塞武装分子除了与半岛

基地组织见机合作以外，还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也门(伊黎伊斯兰国-也门，QDe.166)分支见机开展合作(见 S/2022/547，第 53 段)。

59. 半岛基地组织的收入靠的是抢劫，包括抢劫银行和外汇公司，以及走私武器和石油化学产品及假币。为了获得更多资金，该团体加大了绑架勒索行动(据报半岛基地组织已将其收取的利润减至五分之一)。半岛基地组织正在招募人员补充队伍并巩固部落支持。

60. 伊黎伊斯兰国也门分支几近默默无闻，只声称在 7 月发动了一次袭击。一些作战人员宣誓效忠新的伊黎伊斯兰国头领，但该团体预计将继续衰落，与半岛基地组织相形见绌。该团体没有头领，内讧似乎很严重。贝达省和亚丁省的作战人员组成了潜伏小组，而各头目则使用夏卜瓦省和马里卜省的安全庇护所避难。一会员国估计伊黎伊斯兰国也门分支麾下约有 250 名战斗人员，其中大多数是半岛基地组织的叛逃者。伊斯兰教法负责人 Nasir Muhammed 'Awad al-Ghidani al-Harb 和媒体负责人 Abdul Aziz al-Shedri 未被列名。一会员国注意到，伊黎伊斯兰国也门分支和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在走私武器和偷运特工人员方面进行了协调。

D. 欧洲

61. 会员国认为欧洲的恐怖主义威胁是内生的，源于自我激进化的个人。虽然伊黎伊斯兰国的鼓吹活动失去了势头和对同辈的影响力，但“认主独一”卫士组织制作的一本亲基地组织英文新杂志《西方圣战者》迎合了更年轻的潜在追随者，继续煽动在欧洲发动孤狼式袭击。会员国注意到监狱内有自发激进的囚犯袭击狱警事件。一会员国日益关切地注意到，曾被判犯有恐怖主义相关罪行的人在获释后继续抱持激进理念。

62. 会员国指出，回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招募人员，在欧洲土地上建立本土小巢穴。这些人大多擅长激发他人产生极端思想，与冲突地区的中央指挥部有直接联系。10 月，西班牙国家警察在西班牙梅利利亚捣毁了伊黎伊斯兰国一个小巢穴，该巢穴向其在于市内各公园和清真寺募集的 50 多名未成年人灌输思想并将其招致麾下；13 人在西班牙梅利利亚和格拉纳达被捕，2 人在摩洛哥纳多尔被捕。其中两名羁押人员此前曾因招募战斗人员并将其派往马里而被定罪。该巢穴的头目是梅利利亚 Assalam 清真寺的伊玛目，已建立起组织完备的基础设施，在不同的数字平台上制作并传播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品。

63. 一些会员国表示关切的是，巴尔干国家为恐怖分子提供了一条悄悄潜入欧洲领土的路线。8 月，西班牙国家警察逮捕了两名来自北非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他们于 2014 年加入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基地组织，在冲突地区积累了作战经验，并以不合法的方式穿越了土耳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匈牙利和奥地利。他们利用了塞尔维亚的移民偷运网络，这些网络向他们提供假护照进入申根区。一会员国强调，拦截从巴尔干国家经陆路穿越申根区的外国作战人员比拦截经海路回返的外国作战人员更难，因为后者在抵达地中海沿岸时需要接受生物识别技术控制措施的检查。

64. 会员国注意到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未列名非营利组织被滥用的情况。Al-Bashaer 是一家在土耳其注册的埃及非营利组织，可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有一个附属机构。该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以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古塔孤儿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幌子，经由 Fares Kutayni 协调，将位于西班牙的捐助方提供的资金输送至伊德利卜省黎凡特解放组织麾下一个民兵团体的已知成员，该民兵团体由 Manaf Kutayni 领导(两人均未列名)，资金用于招募和训练未来的恐怖主义战斗人员。

65. 会员国指出西欧遣返政策带来的影响，指出女性回返者有可能向其他人特别是未成年人灌输思想，质疑现有的改造和重返社会方案实效。一会员国的检察官强调指出，确定该国公民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所生子女的国籍存在困难，这些子女的法律地位在许多欧洲国家仍未得到解决，并强调指出此事对公民权利和重返社会政策的影响。

66. 结合最近结束的对 2015 年巴黎袭击案以及 2016 年布鲁塞尔和法国尼斯袭击案的审判，一会员国指出，既要防止被告拿审判当作平台，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或英雄，从而助长恐怖主义宣传，同时又要通过司法程序阻止参与恐怖主义，实属不易。

E. 亚洲

中亚和南亚

67. 阿富汗仍然是中亚和南亚恐怖主义威胁的主要来源。这些威胁来自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 QDe.161)、基地组织(QDe.004)、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塔, QDe.132)以及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伊斯兰圣战组织(QDe.119)、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布哈里营, QDe.158)、统一圣战营(QDe.168)、真主辅士团(未列名)等团体以及其他组织。由于塔利班缺乏有效的安全战略，这些团体在阿富汗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

68.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自称是塔利班事实行政当局的主要对手，其战略重点是阿富汗以及之外、即历史上的呼罗珊地区。该团体的主要目标是把塔利班刻画成无力在阿富汗提供安全。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以外交使团为目标，企图破坏塔利班与邻国的关系。9 月 5 日对俄罗斯驻喀布尔大使馆的袭击是塔利班控制阿富汗以来首次驻阿富汗外交人员遭遇袭击；去年 12 月，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声称袭击了巴基斯坦大使馆和一家接待了中国公民的酒店。该团体还扬言要对中国、印度和伊朗驻阿富汗大使馆发动恐怖袭击。除了高调的袭击外，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几乎每天都发动低烈度袭击，在当地社区制造恐惧，针对什叶派少数族裔以削弱塔利班普什图人的权威，并挑战新建立的安全机构。

69. 该区域的会员国估计，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目前麾下约有 1 000 至 3 000 名作战人员，其中约 200 人是中亚裔，但其他会员国认为这一数字可能高达 6 000 人。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核心巢穴主要位于阿富汗东部省份库纳尔、楠格哈尔和努里斯坦，在喀布尔及其周边地区有一个大型窝点。在北部和东北部省份巴达赫尚、法里亚布、朱兹詹、昆都士、塔哈尔和巴尔赫发现了人数较少的团伙。由于巴尔赫是北部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因此该省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在

创收方面最关注的省份。一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已开始走私麻醉品，这是一个新动向。

70.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杂志《呼罗珊之声》发布了普什图语、波斯语、塔吉克语、乌兹别克语和俄语的鼓吹材料。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国民 Rashidov 加入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从事媒体宣传后，最近开始使用塔吉克语和乌兹别克语开展鼓吹活动。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为了从该区域的族裔群体中招募人员并加强自身实力，在 Rashidov 以劳工移民的身份在芬兰工作期间，在网上招募了他，之后他便前往阿富汗。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使用的是身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激进思想分子 Abu Mohammad Qosoni(Khodjihonov)的学说。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唯一一个没有禁止“伊斯兰传教组织”(Tablighi Jamaat)活动的国家，该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鼓吹活动正在向邻国扩展。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成为招募目标，据报自 2021 年初以来，约有 200 名乌兹别克斯坦国民加入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团体。

71. 会员国报告说，自上次报告以来，基地组织的兵力没有重大变化。尽管美国宣布扎瓦希里已被击毙，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之间的联系仍然密切，基地组织核心头目和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未列名)等关联团体在该区域出没就突出表明了这一点。预计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基地组织仍将继续留在阿富汗。据一会员国称，继 2010 年在库纳尔省被捕的基地组织行动指挥官 Abu Ikhlas al-Masri 回返后，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 Katiba Umer Farooq 团体(红色部队)可能在库纳尔省和努里斯坦省重新激活。该会员国还报告说，此人在塔利班掌权后获释，之后恢复头目地位。

72. 9 月 2 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的头目、塔吉克斯坦国民“Usmon”(Madumarov Kholimzhon Paradayevich)被身份不明的袭击者杀害。接替他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的副手“Noman”(Samatov Mamasoli)，此人以前负责财务。一些会员国报告说，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继续从巴达赫尚迁往巴格兰省，在那里建立行动据点和武库。一会员国指出，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之间开展了合作，尽管前者以前一直与基地组织结盟。该会员国称，这些团体相互派员参加对方组织的活动，策划开展联合行动，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向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派出军事指导人员，并派遣成员加入其负责追踪中国公民并实施袭击的行动小分队。7 月 29 日，这两个团体在喀布尔密谋购买武器，并策划对位于阿富汗的中国目标发动恐怖袭击。两个团体联合出版了维吾尔语宣传海报。这两个团体之间的这种合作是出于战略考虑还是只是伺机而为，需要进一步研究。

73. 一些会员国报告了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与巴塔之间关系的动向，前者向巴塔提供情报和爆炸装置，后者则承诺在前者渗透巴基斯坦时提供支持。一会员国报告说，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与真主辅士团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合作，于 9 月在巴达赫尚重新部署了一些武装力量。

74. 若干会员国报告说，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令巴塔更加大胆地升级了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在两名高级指挥人员在阿富汗被杀之后，巴塔于 11 月 28 日宣布终止执行 5 月份与巴基斯坦政府签署的停火协议。据一会员国称，在停火的头几个月，

针对巴基斯坦安全部队的袭击事件有所减少，但随着巴塔巩固其在阿富汗的势力，袭击事件逐渐增加。8月，巴塔创始成员和军事指挥人员 Abdul Wali Rakhib(别名 Omar Khalid Khurasani)与另外两名巴塔头目在阿富汗帕克蒂卡省被杀。据报告，他的继任者是 Mukarram Shah(别名 Umar Khorasani，未列名)。据一会员国称，7月14日，巴塔宣布决定批准“马吉德旅”加入巴塔。

东南亚

75. 尽管阿布沙耶夫集团(QDe.001)等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恐怖主义团体，以及历来与基地组织有合作的伊斯兰祈祷团(QDe.092)在东南亚规模不小，和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东南亚的恐怖主义活动仍然不多。在马来西亚，沙巴海岸宵禁遏制了阿布沙耶夫集团的侵入。伊黎伊斯兰国在9月发动了袭击，并鼓动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作战人员加入该团体。伊斯兰祈祷团（与伊黎伊斯兰国没有关联），继续侧重于招募人员以及渗透印度尼西亚各个机构。

76. 一会员国指出，苏禄海和西里伯斯海的三国边界地区(包括马来西亚东部沙巴州、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边境管理松懈，构成了威胁，让回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有机可乘。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试图转移到东南亚的北非人员对该区域构成威胁。有人担心这些人可能为新的恐怖主义活动打下基础。伊黎伊斯兰国东南亚分支(QDe.169)仍然严重依赖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提供的资金，用于增加鼓吹活动和袭击。

77. 据一会员国称，反恐部队打击了东印度尼西亚圣战者组织，9月份时在中苏拉威西省击毙了该组织高级指挥人员之一 Jaid(别名 Pak Guru)。此外，印度尼西亚反恐部队 Densus 88 在2022年7月和9月期间逮捕了17名伊斯兰祈祷团成员和15名神权游击队(QDe-164)成员。印度尼西亚还查明，5名印度尼西亚籍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从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为代尔祖尔和霍尔营地的人员转移资金，用于招募未成年人。印度尼西亚圣战者理事会(未列名)设立的非营利组织世界人类关怀组织(未列名)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提供资金和武器。

78. 在菲律宾，前叛乱团体和安全部队之间开展合作，于7月和8月逮捕了毛特组织(未列名)的4名作战人员以及哈桑组织(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2名成员。此外，由于缺乏民众支持，加上棉兰老岛条件艰苦，毛特组织有8名作战人员、哈桑组织有1名作战人员投降，均得到政府大赦。11月，由于反恐行动导致作战人员减员，棉兰老岛150名阿布沙耶夫集团成员投降，以换取大赦。10月，阿布沙耶夫集团一名指挥副手 Indang Susukan 在三宝颜市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里被杀。

三. 影响的评估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2199(2015)和2462(2019)号决议

79. 会员国估计，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的现金储备为2 500万至5 000万美元，若干会员国估计储备正在枯竭。伊黎伊斯兰国

资助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和成员，开展招募和鼓吹活动，并协助确保监狱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释放羁押人员。然而，伊黎伊斯兰国最大的支出是支付作战人员的薪金以及向身亡和被监禁的作战人员的家属提供财务援助，数额高达数十万美元。虽然事实证明伊黎伊斯兰国的财务结构能够经得起头目减员，但该团体目前面临的压力正导致收入下降。

80. 此外，反恐行动给伊黎伊斯兰国的收入流带来压力，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用于武器、弹药、培训和薪金的支出超过了收入。因此，筹资对该团体而言至关重要。资源匮乏导致士气不断下滑。

81. 创收方法因伊黎伊斯兰国分支机构所在地而异(即自然资源的非法贸易)，但资金主要通过勒索、抢劫、捐赠、天课和绑架勒索来筹集，后一种情况有所增加。一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通过贩毒特别是贩卖芬乃他林(Captagon)筹集资金。伊黎伊斯兰国仍然控制着非法商业路线，并对武器和麻醉品走私者以及人口贩运者征税。一些会员国认为，在伊黎伊斯兰国的一些地区，如利比亚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石油走私继续是收入来源之一。一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已开始通过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投资于酒店和房地产等合法企业来达到洗钱目的。据报告，伊黎伊斯兰国还通过盗窃牲畜筹集资金，并在部落之间制造动乱。

82. 除了依靠现金运送人、货币兑换、安全支付系统和虚拟资产等以外，哈瓦拉汇款系统和移动货币服务继续是伊黎伊斯兰国转移资金的主要手段。伊黎伊斯兰国越来越多地使用虚拟货币，特别是“稳定币”。一会员国指出，有人使用交易额超过 10 万美元的稳定币(泰达币)为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提供资金，这表明在使用不太知名的隐私增强型加密货币时，手段比以往更加复杂。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筹款，往往使用创新手段，如将视频游戏点数兑换成法定货币。一些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指示支持者在网上捐款，而不是让支持者前往冲突地区，并指出伊黎伊斯兰国还致力于开发内部通信技术。

8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自 2005 年通过《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法》以来，首次对一宗资助恐怖主义案件定罪。3 月，Al-Rawi 融资网络负责人 Muhammad Abd-al-Qadir Mutni Assaf Al-Rawi 因转移资金和进行黑市交易业务被判处终身监禁(见 S/2021/655，第 68 段)。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8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未报告具体事件，但发现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与恐怖组织在文化财产贸易方面有关联。

85. 由于缺乏透明度，而且得以在不受监测的空间贩运文化遗产，用于资助恐怖主义的文化遗产非法贸易得以乘虚而入。加密货币跨境转移和存储很简便，使得这一市场适合用于非法转移资金，有可能为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大开方便之门。从冲突地区盗窃的古董和其他珍贵文物用于交易后，所得收入使得恐怖主义团体能够为人员招募提供资金并加强实施恐怖主义袭击的行动能力。此外，恐怖主义团体还利用加密货币、游戏平台、社交媒体和哈瓦拉汇款系统来营销和贩运文物。

86. 一会员国强调，恐怖主义组织继续通过“征税”或允许挖掘来剥削利用文化遗产。阿富汗巴米扬悬崖周围地区有多个佛龕，这些地区遭到抢掠和非法挖掘。为了减少基地组织从文物非法贸易中渔利的风险，澳大利亚、捷克、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国的艺术品同业公会共同努力，防止非法贩运阿富汗和中亚国家的文化遗产。会员国警告说，阿富汗被掠夺文物可能用于贸易。若干会员国指出，《欧洲委员会关于涉及文化财产罪行的公约》可通过将非法挖掘、毁坏和损害文化遗产定为刑事犯罪，在限制恐怖主义收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87. 虽然回返方案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会员国注意到，营地和拘留中心的情况没有重大改善，特别是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S/2022/547，第88至91段)。安全和人道主义风险仍然严重，局势动荡不安，对区域和全球威胁格局都可能产生严重后果。令人关切的问题仍然严重，例如各营地正在培养下一代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作战人员。

88. 伊黎伊斯兰国发动的旨在补充行动与领导骨干的劫狱行动仍然构成严重风险。然而，一会员国评估认为，伊黎伊斯兰国在2022年1月袭击哈塞克监狱时尽管释放了100至300名羁押人员，但总体而言在这次行动中其作战能力损失惨重(同上，第91段)。该团体目前仍在重新积攒作战能力。

89.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叙利亚民主力量于8月底发起行动，铲除伊黎伊斯兰国在霍尔营地的协调网络，逮捕了200多名伊黎伊斯兰国关联成员，发现了地道并缴获了武器。虽然这次行动削弱了伊黎伊斯兰国在营地的能力，但该团体继续利用营地进行招募。

90. 对于营地和监狱中伊拉克人、叙利亚人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人数，各方评估各不相同，但与前几次报告大致一致。据估计，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逍遥法外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人数在2 000至3 000人之间。阿富汗没有外国军队，限制了该国作为冲突战场对这些作战人员的吸引力。会员国报告说，并没有大量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流入阿富汗，原因包括：黎凡特解放组织禁止其成员离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有影响力的鼓吹者没有发出任何号召；塔利班对于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存在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转移风险仍有所忌惮。若干会员国报告说，阿富汗境内的一些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从塔利班事实管辖当局处拿到了国内身份证件(身份证)。阿富汗作为避难之地，而不是作为前线，仍不失其吸引力。

91. 会员国注意到，自2019年以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中亚国家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营地和伊拉克境内监狱遣返了1 320名中亚国民，其中大多数是以前生活在伊黎伊斯兰国统治下的妇女和儿童。获遣返的妇女和儿童在各自国家获得医疗、心理、财务和社会援助，包括参加教育和社会方案、获得住房和就业等。会员国评估认为，这些措施在中长期内减少了潜在的恐怖主义风险。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

A. 旅行禁令

9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没有收到旅行禁令豁免请求，也没有收到会员国提供的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列名人员试图旅行或被会员国拦截的信息。

93. 旅行禁令措施的实效有赖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综合名单的质量。然而，若干会员国指出，在保证生物识别信息收集系统与各国监测清单可交互操作、从而有效筛查和拦截名单所列个人方面仍然存在困难。会员国对缺乏身份识别信息、姓名可能拼写错误、缺乏生物识别信息以及一些会员国不愿分享有关列名个人的信息等情况依然表示关切。监测组已与会员国接触，改进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条目中的生物识别信息，并提供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安全理事会特别通告的链接。

B. 资产冻结

94. 安全理事会第 2610(2021)号决议第 46 段促请所有国家向委员会提交最新报告，说明为冻结资产而采取的措施和豁免情况。2022 年 5 月 5 日向所有会员国分发了一份普通照会，其中载有提交这份报告的在线表格链接；接收这些报告的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11 月 1 日。9 月 23 日又发出一份普通照会，提醒会员国注意即将到来的最后期限。共有 25 个会员国向委员会提交了报告。监测组随时准备就这些答复向委员会作通报。

9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通过除名协调人收到并核准了两项资产冻结豁免请求，用于支付基本和特别费用。

C. 武器禁运

96. 会员国聚焦于非洲，关切地注意到常规武器和简易武器在非洲大陆扩散。

97. 该区域会员国指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民主同盟军使用的武器大多是在战斗中以及在袭击军械库时从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处缴获而来。弹药贩运也很猖獗。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戈马和贝尼，民主同盟军曾使用穿甲子弹对付直升机和联合国部队干预旅。在莫桑比克北部，南加德的迅速干预部队最近遭到几次袭击，遇袭城镇的警察军械库中武器被夺。

98. “先知的信徒”组织使用的武器包括：AK-47 步枪、轻机枪(PKM)、重机枪、带三脚架和光学装置并使用穿甲弹对付直升飞机的榴弹发射器、手榴弹、迫击炮、配有既可杀伤人员也可穿透非装甲车辆的弹药的 RPG-7 型火箭榴弹发射器、炸药和使用太阳能充电手机电池的简易爆炸装置雷管。会员国注意到“先知的信徒”组织和民主同盟军营地在制造简易爆炸装置，有证据表明，营地内在组装电池、简易爆炸装置焊接部件和遥控雷管。“先知的信徒”组织利用被绑架的妇女组装部件。在德尔加杜角省针对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驻莫桑比克特派团和卢旺达部队的袭击中使用了简易爆炸装置。

99. 会员国评估认为，一定曾有一名培训人员前往莫桑比克培训“先知的信徒”组织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爆炸物的成分是硝酸铵(化肥)。“先知的信徒”组织在丛林中有必要设备，包括硝酸铵磨床以及从采矿公司偷来的发电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民主同盟军使用的简易爆炸装置技术有了进步，在城市使用得更为频繁，携带更重的有效载荷和更好的触发器，这显示有外部培训人员参与其中。

100. 会员国注意到，在德尔加杜角沿岸海域，有人利用带有标记的漂浮塑料袋在海上交付武器。带有太阳能卫星通信的浮标可传送武器定位。武器还通过分间隔间的焊接平板油罐车运送，穿行整个区域内漏洞百出的边界。

101. 在无人驾驶航空系统或无人机方面，莫桑比克当局报告击落了“先知的信徒”组织的两架无人侦察机。民主同盟军也曾使用无人机。在西非，“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伊斯兰国西非省曾使用无人机开展侦察。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发现有人在索马里中谢贝利地区的一个军事基地上空使用小型/微型无人驾驶航空系统。

102. 会员国评估认为，青年党成员参与了也门一个武器贩运网络。青年党通过船只从也门向索马里运送简易爆炸装置部件、弹药和武器。经查，半岛基地组织成员参与了青年党在也门的武器贩运网络，贩运反车辆地雷、火箭榴弹、AK-47步枪、机枪和带有消音器和光学瞄准具的狙击步枪。

103. 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的成员还利用位于邦特兰的中间人，通过道船从也门向索马里走私武器。这些中间人向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和青年党提供武器，但没有明确的效忠对象。

五. 建议

104. 许多会员国向监测组提出关切，因为这些会员国的政府在政策上使用“达伊沙”一词，而不是“伊黎伊斯兰国”或其别名。这个狭隘的恐怖主义团体在给自己起的名称中包含“伊斯兰”一词，以为这样可以自圆其说。这些会员国希望将伊斯兰教与这个团体划清界限。但是使用“达伊沙”一词给有效执行 1267 制裁制度造成了障碍，因为“达伊沙”一词在监测组的报告、其他根据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与各国的信函以及在相关名单条目中出现的频率较低。

105. 监测组谨提请委员会注意会员国的关切，并着重指出，“达伊沙”没有出现在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 QDe.115)的相关名单条目中，因此给执行制裁方面带来困难。监测组认为，委员会如果能够考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比如通过修正名单条目，将会带来助益。监测组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任何援助。

106.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与会员国接触，探讨如何利用 1267 制裁制度下的现有手段来处理非洲大陆的恐怖主义问题。

107. 监测组在第三十次报告中指出，一些会员国在名单质量和及时落实名单变动方面遇到了挑战(S/2022/547, 第 104 段)。当时，监测组报告说正在处理这一问

题。监测组继续听闻许多会员国表示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仍未得到解决。监测组强调必须向会员国自动通报 1267 名单的变动，并建议委员会紧急关注此事。

108.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与会员国接触，鼓励会员国根据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相互之间并与委员会和国际刑警组织实时分享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名单所列个人的信息。

六.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10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随着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缓解，监测组恢复了广泛出差与会员国举行面对面会晤的做法。专家之间、包括与情报和安全机构之间在安全环境中的对话质量带来了增益。但本就复杂的差旅日程受到更多干扰，对监测组的效率造成了负面影响。监测组要求在联合国差旅规则范围内酌情保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

110. 监测组继续收集与其任务有关的信息，继续通过参加与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成员的会议，并与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以及为安全理事会其他委员会提供支持的专家小组合作，解释并宣传制裁制度。

11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对根据 1267 制裁制度列名的情况进行了年度审查。与此同时，监测组进行了经委员会核准的数据核实工作，先从进行年度审查的名字开始核实，并提出了名单修正建议。2023 年，监测组将继续对 1267 名单上的其余名字进行数据验证工作，统一现有的不一致之处，并提出进一步修正意见。

112. 监测组欢迎通过 1267mt@un.org 对本报告提出反馈意见。